



「大歐亞」趨勢之探討：以 「1H3W」為論

孫國祥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概括方式探討歐亞合作的政治經濟及其當代的意涵，首先扼要回顧歐亞的互動歷史，從而反思一個「歐亞」某些概念的可能價值。尤其是近年來的「大歐亞」概念，涵蓋了歐洲和亞洲的整體，有時稱為歐亞超大陸。本文首先回顧歐亞的互動簡史，然後討論四個重要部分，即英文縮寫的「1H3W」原則，就是：「歐亞」概念對象是何者？為何？什麼？如何？本文的論點是，「大歐亞」的想法不應該被視為一個遙遠的幻想，但回想起兩千年前的羅馬和漢帝國之間的第一次接觸，它應該被引入促進崛起的亞洲與西方合作的戰略和長期思考。

關鍵字：

大歐亞、歐亞倡議、一帶一路、歐亞經濟共同體、亞歐會議



壹、前言

本文以概括方式探討「歐亞」(Eurasia)合作的政治經濟及其當代的意涵，但並不深入討論，而是宏觀視角。首先扼要回顧「歐亞」的互動歷史，從而反思「歐亞」某些概念的可能價值。尤其是近年來的「大歐亞」(Greater Eurasia)概念，其涵蓋了歐洲和亞洲的整體，有時稱為「歐亞超大陸」。本文首先回顧歐洲和亞洲的互動簡史，然後討論四個重要部分，即英文縮寫的「1H3W」原則，就是：「大歐亞」對象是何者？為何探討「大歐亞」？「大歐亞」的議程是什麼？「大歐亞」目前與未來會如何？

「大歐亞」的指涉對象為何？地理學家很容易識別歐洲和亞洲，儘管在阿拉伯世界有些許歧義。雖然歐亞的陸地超大陸是本文探討的核心，但考慮到美國在包括歐洲—大西洋(Euro-Atlantic)和亞洲—太平洋(Asian-Pacific)社群的重要角色，以及澳洲已經有效整合到亞洲的事務當中，簡單的地理思考幾乎並沒有適當考慮所有政治和經濟議題的基礎。

為何探討「大歐亞」？三個重要的國家早已認定它們自己屬於歐亞國家，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和土耳其，但當前的歐亞定位可能更符合它們的國家利益，以擴大和現代化它們的原始概念。大歐亞的政治地理目前處於動盪的狀態。以東亞和東南亞為中心的新區域集團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歐洲正在經歷自身的動盪。而且如果有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社群，是否應該也有一個總體上在兩者之間或加入兩者的大歐亞空間嗎？或者，它是否仍然是一個根據其子區域，子區域之間的選擇性聯繫，以及作為全球事務中獨立極點的主要國家而定義的區域？

「大歐亞」的議程是什麼？大歐亞的可能議程首先包括從陸地連通性出發的具體事項：陸路運輸和能源管道走廊、貿易關係以及犯罪和恐怖主義的跨境安全問題。但展望未來，議程勢必會在戰略安全、政治的意識形態、長期社會經濟的挑戰，以及文化價值觀等領域，朝向更佳的廣泛和更加的深入。隨著亞洲的大部分加入或重新加入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的行列，存在全球領導階



層的宏大問題。

「大歐亞」目前與未來會如何？本部分回顧了跨越此廣闊空間現有的制度倡議以及集團及其與大歐亞議程的相關性。肯定會有贊成一個龐大新組織的少數票，因為佔有聯合國大會會員的半數，且與許多現有的倡議重疊。更有趣的問題是，現有機構如何適應大歐亞新崛起的需求。

本文的論點是，「大歐亞」的想法不應該仍視之為一個遙遠的幻想，回想起兩千年前的羅馬和漢帝國之間的第一次接觸，它應該引入如何促進亞洲和平崛起與西方長期關係的戰略思考。

貳、「大歐亞」對象是何者？大歐亞的輪廓

第一個已知的世界地圖，古希臘歷史學家斯特拉波(Strabo)所繪的地圖與本文宗旨相當契合，因為世界當時只由歐亞與一點點非洲所組成。博斯普魯斯海峽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分界線，事實上這個慣例自此一直存在。希臘人在當時知道的亞洲僅止於印度，因此複製了印歐語系的地理。喜馬拉雅山是已知的，但在山脈的北方則是未知領域 (*terra incognita*)。中國是一個自己的世界，在地理上由山脈、沙漠和海洋所隔離，並因此被這個早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所忽略。與中國為中心的中央王國的世界地圖，此處將是一個很好的平衡，因為中國人當時已經有很好的繪圖，但不幸的是，似乎沒有倖存的地圖案例。雖然古希臘人不知道中國，但有證據表明，羅馬人不僅成為絲綢的大量進口商，而且在第 1 和 2 世紀與漢帝國建立了某種外交聯繫。¹

如何劃分歐亞？一個較小的歐亞只包括那些在一定程度上確定為歐亞大陸的國家和人民，其中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和土耳其。本文在下一部分探討他們對歐亞大陸的概念。

¹ 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但一個大歐亞將包含所有歐洲和所有亞洲的超大陸整體。歷史上，這個超大陸在「新世界」被發現之前是長期相互的聯繫。羅馬與漢帝國透過絲綢之路連接，從第 1 到第 3 世紀，促進絲綢貿易以換取金銀。在 20 世紀，歐洲與蘇聯歐亞和中國的分離是歷史上短暫鐵幕下的產物。阿拉伯出現在斯特拉波的地圖上作為某種邊界線地區，此地早於阿拉伯帝國，其乃傑出的歐亞成就，從格拉納達(Granada)到撒馬爾罕(Samarkand)，而且由於伊斯蘭教蔓延到南亞和東南亞。但是，由於阿拉伯世界今天延伸到北非的所有地區，因此本文中的範圍限制阿拉伯在整個大歐亞的僅為戰略能源角色。

地理學家認為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是一個獨立的大陸嗎？澳洲離亞洲不遠，但較離亞洲大陸的日本則更為遙遠。雖然幾乎不是亞洲人，但澳洲和紐西蘭都可以當然被認為是「新的歐亞人」(new Eurasians)。如此又引發美國和加拿大在歐亞事務中的棘手問題。兩者都以如此多樣態的方式與歐洲相結合。兩者都參與亞太經合會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和其他許多亞洲的倡議當中。在大歐亞的整體，美國投射大規模的硬權力和軟權力。雖然美國和加拿大不是地理學家界定的歐亞超大陸的一部分，但它們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存在，致使本文能從「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中獲得靈感，並將它們作為「大歐亞加二」的一部分。

鑑於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經濟規模較小，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引用的世界經濟地圖也是對「大歐亞加二」思考的鼓勵，而且它也戲劇性地說明了歐洲和亞洲的虛擬分離。

大歐亞面向的一些基本資料匯總在表 1 當中，其中有四個基本指標：大歐亞的前 12 個國家、實體，以及「大歐亞加二」的人口、土地、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果所有列在這些表中的任何涵蓋一個大的核心小組，它將意味一個大歐亞的 G-22。總的來說，大歐亞佔世界人口的 68%，佔其國內生產總值



的 59%，而「大歐亞加二」時這一比例成為世界人口的 73%，以及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83%。

參、為何探討「大歐亞」？更狹隘的概念和更大的歐亞混血人

地理學家在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劃分跨越了俄羅斯、哈薩克和土耳其三個國家，三國早就建立了歐亞的概念，以至於它們認為自己是此想法的擁有者。²但是相對於在本文中的「大歐亞」，三國都是「小歐亞」(Lesser Eurasias)的假設，這使得考慮那些國家和人民，對大歐亞更新和更廣泛概念的想法開放是如此重要。

一、老歐亞人

俄羅斯有歐亞主義(Eurasianism)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擴張時期的俄羅斯帝國，當時增加了亞洲種族的數量。俄羅斯菁英和知識分子容易採用該術語，以作為一種語義工具來使其帝國合法化。俄羅斯有數個世紀，從彼得大帝到今天，分為歐洲主義者與自主的俄羅斯，或斯拉夫—東正教(Slavic-Orthodox)，亦或歐亞的傾向。正如多斯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 1881 年所言，「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Tatars)，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

當代俄羅斯表現出支持俄羅斯所主導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C)的動能，被認為是對後蘇聯時期，俄羅斯試圖與歐洲更好整合令人失望結果的失敗反應。但此並不新穎：舉例而言，人們可以回想在 1855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後，俄羅斯向東擴張的動力。在 20 世紀，有一個關於俄羅斯歐亞認同理

² Nadir Devlet, "When Russian Eurasianism Meets Turkey's Eurasia," *On Turkey*, March 8, 2012.



論的流派，古米廖夫(Lev Gumilev)認為，在歐亞大草原(Great Steppe)地區出現了俄羅斯人和蒙古人的獨特綜合。³

歐亞主義也是俄羅斯對西方的防守論據，當代最積極的代表是杜金(Alexander Dugin)所持續的發展，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和宣傳家，他的觀點強烈地結合了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歐亞主義。由於有時作為一名新法西斯主義者(neo-fascist)，他現在在俄羅斯政治領域佔據了受到公認的角色，並且有相當多的追隨者。他創立了一個國際歐亞運動(International Eurasianist Movement)，在哈薩克和土耳其都有支持的組織。⁴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於 2012 年開始的新任期內，優先事項之一是建立白俄羅斯、哈薩克和俄羅斯的歐亞關稅同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 EACU)，包括藉由擴大其成員國和到 2015 年升級為歐亞經濟聯盟。烏克蘭是擴展成員的主要目標，⁵但似乎遭到基輔的拒絕，⁶而吉爾吉斯當時是一個更可能的新成員。⁷普京還表示贊成從「里斯本到海參崴」的歐亞經濟空間(Eurasian Economic Space)，但此想法沒有超過偶爾的講話範疇。當被問及關稅同盟和「里斯本到海參崴」應如何相互關聯時，官方答覆往

³ Alexander Sergeevich Titov, Lev Gumilev, *Ethnogenesis and Eurasianism*, Dissertation of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March 2005, <http://discovery.ucl.ac.uk/1446515/1/U602440.pdf>.

⁴ Al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pp. 28-30.

⁵ "Creation of Eurasian Economic Space Could Save Russia-Ukraine Ties," *Sputniknews*, 15. 7.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607151043053983-eurasian-economic-space/>.

⁶ James Sherr, "Ukraine: Door Closed?" in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E. Cornell, eds., *Putin's Grand Strategy: The Eurasian Un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4), pp.122-132,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resources/1409GrandStrategy.pdf>.

⁷ Johan Engvall,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Next in Line," in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E. Cornell, eds., *Putin's Grand Strategy: The Eurasian Un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4, pp.110-121,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resources/1409GrandStrategy.pdf>.



往是：首先，我們將完成歐亞聯盟，然後與歐盟作為一個集團進行談判。

與此同時，更多的歐洲主義者思想仍然積極出現在俄羅斯國內的辯論當中。當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擔任總統時，與歐盟(European Union, EU)建立現代化夥伴關係(Modernization Partnership)的想法得到了發展。⁸當特倫寧(Dmitri Trenin)在 2002 年出版一書，該書是杜金標題為《歐亞大陸的結束》(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的對立面。特倫寧在 2011 年以另一本書《後帝國時代》(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更新了他的敘事，其副標題為「歐亞的故事」，⁹表明傾向於贊成大歐亞（沒有使用此術語），其中涵蓋中國、日本和大部分的亞洲。

土耳其人長期透過他們的鄂圖曼帝國來認同他們自己，並因此更多的是宗教內涵而不是國籍屬性。當帝國解體時，在一個更多民族和文化上同質的突厥空間想法有趣的發展。泛斯拉夫主義者(Pan-Slavist)思想滲入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的形塑。¹⁰韃靼和亞塞拜然民族主義者促成了泛土耳其(Pan-Turkish)哲學的出現，包括克里米亞韃靼人加斯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i)。在阿塔圖克(Kemal Ataturk)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的西化改革不得不讓位給土耳其民族主義。然而，在 1960 年代，泛突厥主義回到土耳其的政治舞台，而且到了 1980 年代，土耳其世界的研究有了積極的基礎。

⁸ The EU-Russia Centre, "The EU-Russia Modernisation Partnership," *The EU-Russia Centre Review*, Issue 15, October 2010, http://www.eu-russia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08/10/EURC_review_XV_ENG.pdf.

⁹ Dmitri Trenin, "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 details Russia's Effor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df/book/post-imperium.pdf>.

¹⁰ Serge Alexander Zenkovsky, *Pan-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隨著蘇聯在 1991 年的崩潰，泛突厥的想法得到了巨大的刺激，導致土耳其熱切地嘗試在中亞政治上發展此一概念。然而，土耳其過度延伸其企圖，而且泛突厥主義被視為是對新獨立國家合法性的威脅。話語轉向了土耳其作為西方和東方之間橋樑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整合計畫的領導者。儘管如此，當 2013 年 4 月，土耳其成為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的對話夥伴，土耳其外交部長達夫歐魯 (Ahmet Davutoglu) 卻浪漫地評論表示，「土耳其將是一個家庭的一部分，該家庭由數個世紀以至數千年來一起生活的國家組成」。¹¹然而，土耳其在歐洲和亞洲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同時定錨，意味它自然會在任何大歐亞尋求積極的角色。

俄羅斯自己的突厥人民一直積極參與歐亞主義的政治學和意識形態，其中韃靼斯坦扮演著主導的角色。他們的歐亞主義概念深深地植根於俄羅斯這些非俄羅斯族裔 (non-ethnic-Russian) 人民的伊斯蘭認同。韃靼斯坦和在俄羅斯的其他突厥實體參加了突厥人民國際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urkic Peoples)。

哈薩克聲稱是位於大歐亞的地理中心是客觀的陳述。但更深層的內容是，哈薩克 1960 年代在詩人和歷史學家蘇萊門諾夫 (Olzhas Suleimenov) 的作品中，發現了一種獨特的歐亞主義哲學，他們的文章提供了對突厥人民在俄羅斯歷史中的積極作用表達。¹²在政治層面上，納扎爾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 總統已經在 1994 年提出了一個歐亞國家的聯盟，雖然這還為時過早，而不能被葉利欽 (Boris Yeltsin) 的俄羅斯採納。在納扎爾巴耶夫總統的領導下，哈薩克一直是歐亞經濟共同體的熱心支持者，在阿拉木圖主辦了歐亞開發銀行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的總部，而且加

¹¹ Dilay Gundogan, "Turkey Signs to a Joint Destiny with Shanghai," *Sabah. Published*, April 27, 2013, <http://english.sabah.com.tr/National/2013/04/27/turkey-signs-on-to-a-joint-destiny-with-shanghai>.

¹² Harsha Ram, "Imagining Eurasia: The Poetics and Ideology of Olzhas Suleimenov's AZiIA," *Slavic Review*, Vol. 60, No. 2 (July 2001), pp. 289-311.



入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關稅同盟，儘管有一些經濟劣勢（不得不採取俄羅斯的較高的外部關稅）。

但納扎爾巴耶夫延伸哈薩克的角色和身份概念，較前蘇聯更廣泛。他提出「哈薩克在亞洲是一個獨特的國家，歐洲和亞洲的根源交織在一起。不同文化和傳統的結合使我們能夠吸收歐洲和亞洲文化中最好的東西」的想法，一種途徑不包含在許多在俄羅斯，甚至一些土耳其話語中發現的反西方主義。

然而，突厥歐亞主義(Turkic Eurasianism)的起源在於蒙古，蒙古的現代國家是蒙古族的歷史遺產，他們留在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和烏克蘭克里米亞的恆久社群。此外，它的帝國在 13 世紀對中國搖擺，因此有資格作為最大出現的歐亞帝國。但是現在在 21 世紀，蒙古從共產主義迅速轉變為一個正在運作的自由民主國家，為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它儘管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楔住，但主持了 2013 年 4 月第 7 屆民主政體共同體部長級會議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除了成為突厥人民議會(Congress of Turkic peoples)的成員之外，蒙古將在大歐亞上擁有明顯的利益，包括從日本和印度到歐盟的其他運作的民主國家。

二、新歐亞人？

詢問一名中國人或一名法國人，他是否覺得自己是歐亞人，答案將是簡短和消極。但相關的問題是大歐亞的概念或功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對亞洲人和歐洲人會感到更大的興趣。

中國已走入全球，而且現在是大規模出現在各大洲，受到對商品進口的旺盛需求，尤其是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驅使，加上



其對歐盟和美國主要出口市場的依賴。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其東亞和東南亞鄰國進一步高度互賴，是作為旨在全球市場的眾多供應鏈的一部分。它對這種鄰近中間產品供應鏈的依賴，結合其對最終產品的目的地—先進歐盟和美國市場的依賴，在原則上應創造一個高戰略興趣，以實現整個「大歐亞加二」。中國也對推動自身西部和中部省份的經濟發展有明確的利益，並對東部沿海經濟發展過度集中，因此緩解了內部西部到東部的移民。此導致目前對進入中亞交通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並透過中亞與俄羅斯和歐洲建立聯繫。鑑於中國西部省份和中亞之間的民族文化聯繫，中國對中亞穩定的政治利益也很清楚。

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顯然是促進中國和歐亞大陸之間的區域和跨大陸的連接。在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的華人社群也與當前的目標相關，其中個人以明確標示連字符號身份的名字，諸如霍彼得(Peter Ho)、宋麥可(Michael Song)和余賽琳娜(Serena Yu)。這些完全中英雙語的個體肯定是大歐亞公民，而且可以在更保守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扮演非常寶貴的角色。

東協國家、日本，以及南韓在一種大歐亞，而且尤其是在一種「大歐亞加二」之中，具有相當類似的利益。它們的經濟利益與中國配合很好，而且現在高度整合了製造業經濟體，逐漸增加亞洲內部的貿易流動，以及在歐盟和美國市場的巨大利益。東協國家也正在探索它們自己的深化整合，2015年年底建立了單一市場，與歐盟的單一市場有很多相似之處。大部分國家都擔心中國的霸權傾向，與「大歐亞加二」的關係將提供對此憂慮的一些保證，相較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大歐亞加二」的優勢是避免出現分裂的現象，如果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沒有中國加入而繼續發展。

就像今天歐盟似乎沒有考慮太多的歐亞，而是將歐洲和亞洲在個別的箱子思考。直到最近，歐盟對外關係的核心概念是其自身更廣泛的歐洲鄰國，組織在同心圓網絡到達其最外面的中亞，



有時被稱為「鄰居的鄰居」。在那一點上，歐洲的鄰居結束了。然而，近年來，歐盟外交政策的全球層面迅速發展了大約 10 個雙邊戰略夥伴關係，其中 7 個屬於「大歐亞加二」：俄羅斯、中國、印度、印尼、日本和韓國，以及加拿大與美國。

此處的內容是雙邊和全球治理問題的結合。更接近大歐亞的想法，歐盟也是世界範圍大陸區域主義和區域間主義的熱衷倡導者。歐盟與東協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單一市場計劃源於歐盟。歐盟希望透過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實現南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但該處的進展停滯不前。擁抱歐亞最接近的歐盟項目是亞歐會議 (Asia-Europe Meeting, ASEM)，其讓歐盟領導人和 25 個亞洲國家每兩年召開一次高峰會議，但是正如下文更多的討論，亞歐會議較少注意到跨洲連接性，這反映中亞被排除在亞歐會議之外。¹³

最後有兩個澳大拉西亞國家，澳洲和紐西蘭。已經數十年了，它們已經理解它們的未來在於加強與亞洲的整合，今天在政治上看到，它們熱衷於加入一些由數個亞洲和亞太區域的集團。澳洲總理曾經出現過會講普通話的陸克文 (Kevin Rudd)，這是任何西方國家的第一個有如此的領導人。這兩個國家可以被稱為「新歐亞人」。

此處美國和加拿大被指定為「加二」，根據其在「歐洲—大西洋」和「亞洲—太平洋」聯盟和集團的戰略利益。而且在社會方面，作為移民國家，兩國最近都透過增加亞洲移民潮到它們最初的歐洲文化來增強它們的歐亞主義。舉例而言，韓裔美國人金墉 (Jim Yong Kim) 提名且當選為世界銀行的總裁。

¹³ Bart Gaens, “ASEM Enlargement,” in Bart Gaens ed., *The Future of Asia-Europe Meeting: Looking Ahead into ASEM’s Third Decade*, ASEM 2015, pp. 65-85, [http://www.aseminfo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5%20-%20Report%20-%20Future%20of%20the%20ASEM%20\(EEAS\).pdf](http://www.aseminfo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5%20-%20Report%20-%20Future%20of%20the%20ASEM%20(EEAS).pdf).



肆、「大歐亞」的議程是什麼？大歐亞的議程

大歐亞的議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目前實際關注的問題中，尤其是與超大陸的物理陸地連結的相關問題；其次，對社會的整體較不具體但更為根本的長期挑戰。因此，第一類主要由務實合作的事項組成，而第二類則涉及政治價值、經濟模式、社會，以及生活哲學等常常引發爭議的問題。總體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大歐亞變成超越地理現實的困難和潛力。

一、當前政策關注的問題

跨越大歐亞有一系列許多界定共同關注的主題。

(一) 2014 年後阿富汗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下簡稱北約)撤出阿富汗後，可能性是將對其鄰國造成多重的安全風險，已經有一個稱為伊斯坦堡進程(Istanbul Process)的大歐亞倡議，其目的是預測挑戰並協助阿富汗管理它們（見下文關於其制度方面）。¹⁴六個優先領域確定為：教育、反恐、打擊麻醉藥品、災害管理、基礎設施以及貿易和商業發展。販運、犯罪、非法移民，以及恐怖主義的聯繫在過去 20 年中在整個大歐亞的議程中排到首位，在前蘇聯邊界開放和伊斯蘭聖戰主義(Islamic jihadism)崛起的雙重影響下。然而，它的震央在於阿富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硬毒品(hard drugs)生產國和聖戰主義的輸出國。在美國領導的北約平息阿富汗軍事行動失敗後，繼 1970 年代的蘇聯失敗和一個世紀前的大英帝國之後，所有人都意識到在 2014 年後控制

¹⁴ *Istanbul Process: A New Agenda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Heart of Asia,"* 'Heart of Asia' Ministerial Conference-Kabul, 14 June 2012, Conference Declaration, http://www.ifrc.org/docs/IDRL/mfa_gov_af_en_news_10569.pdf.



這些混亂的巨大挑戰。在一個更積極注意，過去的全球霸權的這些失敗意味現在至少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大歐亞的整體需要合作的回應。

(二) 未解決的陸地和民族領土爭端

在大歐亞未解決的民族—領土衝突的列表是漫長的：從前蘇聯空間幾個所謂的凍結衝突到克什米爾、數個中國—印度邊境地區，以及在泰國邊界上的一些熱點。在規範層面，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以下簡稱歐安組織)的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基本原則與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的類似原則有很多共同點，但在兩個例子中都沒有任何關於解決衝突的堅實記錄。儘管過去數十年間做出了和解和企圖建立信心的努力，但許多這些爭端似乎實際上反對解決，而且很難看到任何可以克服和平障礙的簡單制度創新。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脈絡必須改變，以更有利於解決，在此處向廣泛和深入的大歐亞的運動可能有所幫助。

(三) 未解決的海洋邊界爭端

中國海域的爭議水域和島嶼現在成為整個大歐亞最令人擔憂的來源：俄羅斯和日本之間的千島群島(Kuril Islands)、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釣魚台列嶼(Senkaku/Diaoyu)，以及中國和越南和菲律賓之間在南海海域的劃界。歐洲有一些最近的經驗，利用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或有約束力的仲裁機制和平與終極地解決分歧，例如羅馬尼亞和烏克蘭之間在黑海因為蛇島(Snake Island)的海洋劃界，¹⁵以及克羅埃西亞和斯洛伐尼亞之間的案件正在進行有約束力的仲裁。菲律賓向國際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提出仲裁，以解決其與中國在南沙群

¹⁵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16 September 2004,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32/1697.pdf>.



島上的衝突。因此，大歐亞是否可以主要利用該等司法程序來解決衝突案件成為思考主軸。

(四) 海灣和亞洲之間的海上安全

大歐亞的共同威脅是來自索馬利亞附近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的海盜行為。歐洲和亞洲海軍在該等能源和貨物運輸的主要航線的警務合作是積極，而且在印度洋的西邊，歐盟已經採取領導。大歐亞的主要海洋國家之間可能有一個更有條理的協調架構。

(五) 內陸水道

大歐亞有許多世界上最大的跨境河流：例如萊茵河(Rhine)、多瑙河(Danube)、阿穆達里亞河(Amu Darya)、錫爾河(Syr Darya)、額爾齊斯河(Irtysh)、恒河(Ganges)、印度河(Indus)和湄公河(Mekong)。管理該等重要水道的建制從高度制度化和司法監管的案例(萊茵河、多瑙河)到根本沒有合作制度的情況(阿穆達里亞河、錫爾河)或只有模糊和不完整的多國協定(湄公河)。然而，印度河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有一項明顯的水資源共享協議(Indus Waters Treaty)，儘管 2016 年年底世銀宣布暫停。¹⁶

另一方面，印度和孟加拉國之間的恒河以及從中國到俄羅斯通過哈薩克的額爾齊斯河是上游過量水花費的抱怨主題。最近兩次最嚴重的跨界河流環境災害，有毒物質在 2005 年在俄羅斯阿穆爾河(Amur River)的中國支流¹⁷和一家匈牙利企業在 2010 年釋放到多瑙河。¹⁸所有這一點是肯定的，水管理是在經濟發展和人口不

¹⁶ WB, *World Bank Declares Pause to Protect Indus Waters Treaty*,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2, 2016,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6/12/12/world-bank-declares-pause-protect-indus-water-treaty>.

¹⁷ “Toxic Leak Threat to Chinese City,” *BBC News*, 23 November 2005,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462760.stm>.

¹⁸ “Hungary battles to keep toxic sludge from polluting Danube,” *The Guardian*, 8 October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oct/07/hungary-sludge-spill-reaches-danu>



斷增長的情況下，將成為國際間緊張局勢最敏感的來源之一，這使得在追求大歐亞最關注的國家之間對規範和最佳做法達成共識非常需要。

(六) 陸路運輸—道路

跨越大歐亞空間的陸路走廊正在進行重大的投資，在三個個別倡議支持進行道路交通，一個基於歐盟的泛歐走廊(Pan-European corridors)和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項目(Traceca program)，第二個基於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以及由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推動並得到中國支持的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REC)倡議。中亞尤其展現當前在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資助的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下的大規模投資，以及歐亞開發銀行的額外投資。由於地理位置十分廣袤，這三個由歐盟、中國和俄羅斯分別領導的廣泛項目涵蓋中亞，尤其是在哈薩克。歐盟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並不是真正的協調，而且存在異常的結果，由於歐盟和東亞之間的最短路線沒有獲得保證，此乃在大歐亞層級值得考慮的問題。¹⁹

(七) 陸路運輸—鐵路

考慮到與公路運輸相較，鐵路運輸的大運量經濟和環境優勢，原則上應成為整個大歐亞的大幅擴展的運輸模式。不幸的是，鐵路線路的歷史發展導致了數種不同的鐵路軌距。中國和歐洲擁有相同的規格，但與前蘇聯分離，前蘇聯使用另一種軌距。該等不同系統之間的交會點，涉及昂貴且耗時的轉換(不是搬運貨櫃就是

be.

¹⁹ Michael Emerson and Evgeny Vinokurov, "Optimisation of Central Asian and Eurasian Trans-Continental Land Transport Corridor," *EUCAM Working Paper*, No. 7, December 2009, http://fride.org/descarga/EUCAM_WP_Optimisation_Transport_Corridors_ENG_dec09.pdf.



將車輛轉變到不同的軌距)。中國和歐盟之間有一條可以想見的南方路線，歐洲路線延伸到巴爾幹地區，穿越土耳其和伊朗。與中國的聯繫將「只」需要在阿富汗和塔吉克進行新投資，以建立具有共同軌距的網絡。²⁰

在中國，從「北京到柏林」的高速鐵路連接已經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想法討論了。中國自己一直到西部省份的高速網絡已經基本完成(幾乎是到柏林的一半)。它將預設一個專用的鐵路軌道相同的歐洲中國規格。這將是一個從巴黎到伊斯坦堡的 21 世紀版本東方快車，肯定會激發想像力作為一個項目，整合大歐亞空間，沒有別的。然而，其主要理由將是從到鄭州經過中國，穿越哈薩克，然後經過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波蘭到達漢堡之前的航線的貨運連接。²¹

(八) 航空運輸

大歐亞航空規模巨大，機場樞紐之間的競爭激烈：倫敦、巴黎、法蘭克福，以及在歐洲的莫斯科；伊斯坦堡、杜拜，以及在中東的阿布達比；阿斯塔納、阿拉木圖和在中亞的塔什干；以及曼谷和新加坡等。飛越規則和天空自由係由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主持的《國際航空運輸過境協定》(International Air Services Transit Agreement, IASTA)所管理。歐洲、南亞和中亞、韓國、日本，和大多數東協國家已加入《國際航空運輸過境協定》，但中國和俄羅斯沒有加入。在與歐盟進行了十多年的雙邊談判之後，俄羅斯同意廢除飛越權利，作為其加入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

²⁰ Evgeny Vinokurov, "Emerging Eurasian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Trade, Investments and Infrastructure," *Working Paper for the Emerging Markets Forum*, Astana, September 2013.

²¹ David Bocking, "Deutsch-chinesische Güterstrecke: Moin, Moin, Weltwirtschaftslok." *Der Spiegel*, August 2, 2013,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gueterverkehr-hamburg-begruesst-de-n-ersten-zug-aus-zhengzhou-a-914567.html>.



協議的一部分，但俄羅斯以各種前提下並沒有執行該項協議。由於飛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航班沒有可比較的問題，此處有一個情況是大歐亞層級的焦點關注，以促進關鍵的雙邊協定或確保更廣泛地加入《國際航空運輸過境協定》。

(九) 資訊技術互連

建設現代資訊超高速公路取決於鋪設長距離光纖電纜，諸如美國歐洲和東亞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已經存在的那些光纜。截至今天，沒有跨歐亞資訊高速公路存在，雖然有這些沿著線路的提案。特別是 2012 年 12 月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支持由亞塞拜然在巴庫主辦的許多歐洲和亞洲國家部長級會議之後由歐亞連通性聯盟(Eurasian Connectivity Alliance)贊助的「跨歐亞資訊高速公路」(Trans-Eurasian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項目。其中提出了兩條路線，兩條路線在歐洲和中國之間通過哈薩克過境，北部路線首先通過烏克蘭和南部俄羅斯，而南部路線通過土耳其、高加索和橫跨裏海的海底電纜。這些有趣的想法應該伴隨大歐亞層級的發展。²²

(十) 貿易

儘管受到某些回潮，但雙邊自由或優惠貿易協定空前的擴散。此乃伴隨世貿組織杜哈多邊談判停滯不前的反應。東協本身是一個雙邊和多邊協定巨大的網絡核心，部分已經運作，一些在談判或政治討論下的主要延伸，包括可能與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推展進度一度領先，但川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宣布退出。

²² Matteo Verda, “Trans-Eurasian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BAKU* 2014, <http://sam.az/uploads/PDF/TRANSEURASIAN%20INFORMATION%20SUPER%20HIGHWAY.pdf>.



雖然下文將更詳細地討論組織安排，一些首要問題先行討論。首先，東亞和跨太平洋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表明需要合理化和簡化這個非常複雜的亞洲自由貿易協定的「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其次，歐盟將在這個亞太貿易區投入多深入的問題；歐盟已經有(南韓)和協定已提出(新加坡、越南)，正在談判中(印度、日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數個自由貿易協定，但沒有與作為一個集團的東協或與中國進行談判。最後，俄羅斯的優惠貿易協定的網絡僅限於前蘇聯地區，而且是更容易受到地震災害的影響，從封閉延伸到亞洲，雖然如上所述東南歐透過西邊和南邊。

大歐亞空間顯示在一些演講中提到的一個「里斯本到海參崴」寬帶的想法。²³對於長期運作，人們可以設想朝向廣袤大歐亞自由貿易協定的情景。但是這種方案的想法導致了自由主義的先進經濟體是否可能在世貿組織內形成一個大型核心集團，從而多邊化進程，並使世貿組織擺脫杜哈回合僵局的問題。

(十一) 環境和氣候政策

關於氣候變化在全球層級牢固結構化的談判透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然而，追求全球監管解決方案幾乎不會推進，而全球氣候變化災難的機會極為嚴重。因此，注意轉向分散化進程，特別尋求最佳技術和政策機制經驗的傳播。在大歐亞空間，主要污染者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和歐盟。可以考慮將這個群體塑造成大歐亞的環境四大團體(G4)。歐盟藉由包括技術和政策經驗的方式提供，包括為其自己的排放交易和碳市場機制學習的艱苦經驗。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

²³ Christian Bluth, "Free Trade from Lisbon to Vladivostok, A Tool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Effects of a Free Trade Area between the EU and the Eurasian Region," *Focus Paper*,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6, https://www.bertelsmann-stiftung.de/fileadmin/files/BSt/Publikationen/GrauePublikationen/NW_Focus_Paper_EU_Eurasia.pdf.



仍在建設巨大的新燃煤發電站能力。包括歐盟和中國都在努力開發碳捕獲和儲存技術，如果成功，應該在其他主要煤炭生產國的主要應用，包括俄羅斯、印度和哈薩克。

(十二) 地震危害

歐亞地震帶主要分佈於歐亞大陸，從印尼開始，經中南半島西部和中國的雲、貴、川、青、藏地區，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到地中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其中一部分從堪察加開始，越過中亞，另一部分則從印尼開始，越過喜馬拉雅山脈，它們在帕米爾會合，然後向西伸入伊朗、土耳其和地中海地區，再出亞述海。歐亞地震帶所釋放的地震能量占全球地震總能量的 15%，主要是淺源地震和中源地震，缺乏深源地震。另外 5% 的地震能量釋放在海嶺地震帶。這應該是在救援行動中相互支持的預防措施和合作機制的共同研究的主題。

(十三) 能源合作

隨著美國再次成為能源獨立，國際能源經濟的主要架構變得越來越清楚，其中在大歐亞的中部有一個巨大的中央生產區，由中東、高加索、中亞，以及西西伯利亞組成，向西部供應歐洲以及向東供應大亞洲的消費者。這就需要有共同的基本規則，包括投資保護標準，過境管道的使用和爭端解決。在歐亞空間有一種嘗試，即歐盟在 1990 年代初發起的「能源憲章條約」(Energy Charter Treaty, ECT)。成員包括所有歐洲和後蘇聯空間，以及一些越來越多的亞洲參與。

(十四) 大城市的組織和管理

世界全部的超大城市(mega-cities)，定義為人口超過 1,000 萬的城市，28 個中的 20 個位於大歐亞地區。其中只有 3 個在歐洲(莫



斯科、倫敦、巴黎)，一個橋接歐亞大陸(伊斯坦堡)，其餘 17 大城市都在亞洲。大型城市的技術和政策機制包括環境和廢棄物處理方法、交通管理和抗擁堵措施，以及城市發展模式。一些歐洲城市在這些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可能有助於一個大歐亞大城市的工作小組。經合組織已經在這一領域投資了一個有趣的方案，但到目前為止，它主要侷限於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然而，這是經合組織可以邀請到更高程度的歐亞化的方案，或具有專門定制的方案。

(十五) 移民和對人民行動的限制

人口趨勢和收入不平等將繼續成為大歐亞與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移民壓力的驅動因素，結合相對較高的收入與人口下降的工作年齡，中國現在已經達到其嚴重的高齡化。然而，對移民的限制正在上升，對非法移民造成相應的壓力。同時，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競爭激烈，導致來自商業團體對優惠團體的便利移民和簽證程序的壓力。簽證便利化通常與需要重新簽署協議相關，尤其是在歐盟的案例中，而且此處出現了跨大歐亞政策一致性的尖銳問題(舉例而言，亞洲非法移民進入歐盟，他們可能透過中亞、俄羅斯，以及烏克蘭)。

(十六) 毒品

在阿富汗提出的挑戰中，減少毒品生產的必要性是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的首要關切。雖然可靠的數據很少，但據信東南亞的毒品生產一直呈下降趨勢，但阿富汗的情況似乎並非如此。²⁴阿富汗毒品的主要目的地確實是歐盟、俄羅斯和中國，在所有情況下都經由中亞過境。打擊毒癮的政策必須在三個層次上發揮作用：抑制消費國家的需求、加強過境國家的邊境管制，以及限制來源

²⁴ Johannes Linn and David Tiomki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Eur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in Anders Aslund and Marek Dabrowski eds., *Europe after Enlar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國家的生產。第二和第三軸需要在跨大歐亞進行協調，以支持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 UNODC) 的工作。

(十七) 瘟疫

世界正在警惕新瘟疫的風險。但對於大歐亞，此乃最古老的故事。證據片段結合在一起，歷史學家跟踪在第一個千禧年的早期幾個世紀的羅馬和漢帝國的瘟疫的平行災禍，經由絲綢之路的貿易聯繫，在羅馬和漢的軍隊在他們各自帝國的東部和西部前哨暴發類似的瘟疫。²⁵雖然歷史早期的瘟疫(天花、霍亂、瘧疾、斑疹傷寒、結核病)已經在已開發國家大部分消除，但出現了具有大流行潛力的新疾病(自 2003 年以來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2004 年以來的禽流感)。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協助預防和應對突發事件方面發揮中心角色，但大歐亞的國家或許需要具體的協調機制，諸如在緊急情況下關閉陸地邊界。

二、走向更大的歐亞社群

在此處，本文討論長期戰略問題和最終將成為大歐亞共同體的規範基礎。目前，跨越大歐亞地區存在著主要的地緣政治斷層。在政治上，大歐亞在民主、半民主和非民主之間分為三種方式，此乃對當前整合範圍的限制。因此，起點充滿了問題，但問題是如何將趨勢朝著長期目標轉向積極的方向。

²⁵ Ian Morris, *op cit.*



伍、「大歐亞」目前與未來會如何？一個大歐亞 的組織

對跨越大歐亞立即和長期問題議程的共同關注是足夠實質大到支持統一的概念和願景。所有當事方可以發表政治宣言，宣布並確定一個大歐亞倡議，此將是支持相關倡議的政治參考文件。此類宣言的編寫，應是所有推定參與者之間進行徹底辯論和對話的主題，但例如可以在亞歐會議峰會上採取行動，因為這是最接近的聚會，以涵蓋整個歐洲和亞洲。

還有那些組織或網絡將負責運作「大歐亞」活動的實際問題。在全球制度（聯合國、國際金融機構(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IFIs)、20國集團(Group 20, G20)和亞洲和歐洲結構的密集網絡之間建立一些主要新結構的想法將會浪費重複和破壞這些現有結構遭致明顯的反對。因此，這一假設被擱置。在歐亞化(Eurasianization)和「可變幾何」(variable geometry)的標題下可以設想更合理的替代方案。

「歐亞化」將意味一些歐洲和亞洲組織或互相論壇的一些精心校準和互惠的開放。關於歐洲對亞洲開放以及亞洲對歐洲開放之間的平衡，如下所述兩者都有可能。然而，後者的優勢在於，歐洲可以由歐盟單獨代表，或者歐盟只由其20國集團成員國代表，從而避免笨重地與非常大數量的會議。新的制度倡議將僅限於現有組織沒有適當涵蓋的具體合理目的。

大歐亞將因此看到一個鬆散的網絡結構，伴隨一套歐洲人稱為「可變幾何」格式的具體政策倡議，「可變幾何」即具有重疊但有區別的成員資格。從可變幾何中流出的另一個特徵是在大部分重疊的群體之間在相同地點連續舉行多個會議，尤其是在高峰層級，以節省時間和精力(東亞和東南亞人已經熟練)。在這些方向已經有一些傾向。歐洲和亞洲都看到了同心圓的「俄羅斯套娃」(matrioshka)型組合，這使得它們自己的上述設計特點，外圈更自



然地為歐亞化開放。

最密集的亞洲整合組織無疑是東協，其 10 個成員國的總人口 6 億多，高過歐盟或美國，但少於中國。東協已經具有跨所有政府部門活動的多功能性，包括在東協國防部長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和東協擴大國防部長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ADMM-plus)標誌下的防衛合作。

「歐亞化」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將意味一些認真的東協與當前的目標高度相關，它是如何成為一個擴大和深化亞洲區域倡議的重心。這是三個東亞主要勢力—中國、韓國和日本—願意在「東協加三」(其中包括「大歐亞加二」的建議)的標籤下聚會的象徵。它已導致了東協加六，澳洲、紐西蘭和印度正在發展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認為東協加三可能轉變為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意涵遠遠超過貿易整合。然而，最近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進程已經成為亞洲事務的主要政治論壇，而且不僅接受「東協加六」，而且還增加了一個關鍵的「加二」，美國和俄羅斯加入作為完全的參與國。這些高峰會議與東協峰會同時舉行。

大歐亞的議題之一是歐盟是否也將加入東亞峰會。歐盟透過加入《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已朝此方向邁出了初步步伐，《條約》被視為加入東亞峰會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第二步需要現有成員之間的進一步政治協議。外交—政治觀點似乎是，在商定之前，歐盟必須證明其對東亞峰會的價值。它的資格可能是它對東協的支持和整合的專業知識及其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的地位。《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的條款也是有益的，它創造了單一和永久的歐盟外交政策代表，因為東亞峰無疑將不想與一群歐洲人混雜。然而，可以發展更為重要的理由，例如，行動主義試圖透過大歐亞貿易結構和陸上運輸走廊的長期合理化，對主要研究和教育倡議的建議(見下文)以及實際上促進關於大歐亞思想本身的辯論。



然而，東亞峰會進程不是唯一更廣泛和擴大的集團。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於 1993 年由東協發起，以促進在政治和安全問題上的對話和信心建立。其規範性原則載於《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該條約實際上可以追溯到 1976 年，即「赫爾辛基最後文件」(Helsinki Final Act)通過後的那一年。似乎並不是巧合，《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和赫爾辛基規範性原則之間存在高度的共性。今天的東協區域論壇成員包括所有東協加六國家，加上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歐盟擁有先進地位的觀察員。有時被描述為亞洲的歐安組織，東協區域論壇總部設在雅加達，與東協秘書處一起。對於大歐亞，歐盟充分參與的堅定行動將是一個合理的步驟。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是 1989 年成立的一個較舊的論壇，旨在由澳洲發起的經濟整合，包括今天的所有東協加六成員國以及東太平洋國家。除了其年度高峰會議外，亞太經合會議還在新加坡的一個秘書處的協助下，組織了大量專門討論經濟和商業主題的工作小組。2004 年，它通過了到 2010 年實現工業化國家和 2020 年發展中經濟體開放貿易和投資的目標，後來在 2006 年啟動了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的構想。然而，這一計劃沒有實現，而其他區域倡議則進一步推進。

尤其是自 2010 年以來就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進行了積極談判，在 2005 年制定的「高質量」自由貿易協定僅在亞太地區四個國家的基礎之上：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汶萊。在這一小規模啟動之後，該倡議後來取得了戰略性的比例，由於澳洲、加拿大、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和美國的加入。對於美國而言，這似乎是其轉向亞洲的主要經濟因素。然而，這裡的關鍵問題涉及中國、日本和韓國，由於只有日本表示積極加入的興趣。這是一個「除了中國外每個人的俱樂部」，還是中國和韓國也將加入？這些似乎是隱含地緣政治色彩的未解答的問題。

亞歐會議在最大程度上覆蓋整個大歐亞，其成員包括歐盟及其所有成員國，俄羅斯和幾乎全部的亞洲，而中亞和伊朗遭排除，



但包括澳洲和紐西蘭。令人驚訝的是，土耳其也不包括在內，儘管挪威和瑞士現在已經加入。亞歐會議在領袖階層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有 51 個國家代表團加上歐盟和東協制度。議程的制定和結論性聲明的起草往往由歐盟方面領導，但是有一個 2+2 協調結構，即每一方有兩方代表。由於亞歐會議有一個格式，其可以為大歐亞層面的大量增加的倡議提供基礎。相反，因為美國已經使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作為其轉向亞洲新的標誌和工具，所以歐盟可以重新發明亞歐會議，以表明其自己相當不同於轉向亞洲。雖然亞歐會議的創始協議表明其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性質，但現在是重新考慮這一點的時候了，以事實重新創造亞歐會議是任何情況都需要一個新的動力。

數個以歐洲為中心的組織，它們可能是更大程度歐亞化的候選者，儘管程度有限。經合組織早前就放棄了原來的歐洲使命，轉變為提供全球先進經濟體服務的全球使命，從日本、南韓和墨西哥到北美和澳大拉西亞都先後加入。俄羅斯為了加入已經準備好多年。在 2007 年部長會議上，中國、印尼和印度等國家也被邀請為「主要合作夥伴」，這可能導致在適當時候成為正式成員。哈薩克已經申請成為會員。該組織已經有一個東南亞區域計劃，另一個計劃是處理大城市問題，其中大部分在亞洲。

「能源憲章」在高度專門化其職能的同時，已經看到了實質性和不斷增加的歐亞化。它是誕生於初期的後蘇聯時期，試圖將歐盟和俄羅斯結合在一起，希望成為一個部門整合的典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早期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的靈感。從一開始，「憲章」包括所有歐洲和後蘇聯空間，加上蒙古、日本和澳洲，以及其他亞洲觀察員，包括中國和阿拉伯海灣國家。該組織的發展遭受俄羅斯不批准《能源憲章條約》而阻礙。然而，該組織在 2009 年通過了其「擴大、拓展和鞏固」的路線圖。2013 年，阿富汗加入成為正式成員，巴基斯坦正在進行同樣的進程。中國是一個越來越活躍的觀察家。正在考慮可能修訂「憲章」文件(但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以刪除現在不相關的歐洲語言，以使該組織對亞洲國家更具吸引力。



這個組織的重組，為了它在大歐亞更加充分地運作，可以看到擴大的全會會員以包括中國、印度、韓國、印尼，以及海灣國家。

如上所述，歐安組織及其赫爾辛基原則和東協區域論壇以及《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的原則之間存在著高度的規範性共同性。歐安組織已經是歐亞使其範圍包括所有中亞。假設一個可能會討論兩者的合併。但是，由於包括歐安組織和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範圍廣泛，實際影響相當微弱，這聽起來似乎不合理，但兩者之間可以制定結構化的合作，尤其是關於在後 2014 年阿富汗的安全問題。更進一步，阿富汗可能被邀請接受歐安組織，導致連結到中亞有關的運作活動。

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最遠延伸到海參崴，但不進入中亞。然而，哈薩克對人權政策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並且可以成為與歐洲委員會建立夥伴關係(associate relationship)的候選人，其人權法院(Court of Human Rights)在國際層級制定管轄和人權案例法方面具有獨特的經驗。2009 年在亞洲建立了一個新的倡議，成立了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 (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ICHR)，並導致 2012 年 11 月通過了《東協人權宣言》(ASEAN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但它提供了進展的基礎，鼓勵來自緬甸最近的變化。可以開放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與歐洲委員會及其人權法院之間的合作方案。

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雖然是一個功能非常低下的組織，但它一直致力於將基於歐洲的陸路運輸規範擴展到中亞和亞洲。它於 2013 年 12 月在德里成立第一屆歐洲－亞洲道路安全論壇(Europe-Asia Road Safety Forum)。²⁶

回到亞洲為中心的組織，其中可以考慮上海合作組織，總部設在北京（而非上海），作為一個制度所建設。它的正式成員只有

²⁶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Europe-Asia Road Safety Forum, 4 -6 Dec 2013, New Delhi, India, <http://www.unescap.org/events/europe-asia-road-safety-forum>.



中國、俄羅斯和 5 個中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已為準會員，但其觀察國和對話夥伴國包括蒙古、伊朗、阿富汗、斯里蘭卡、白俄羅斯，以及土耳其。此處的主要問題是上海合作組織是否應繼續以其作為與中亞的中俄合作或作為更廣泛的歐亞安全組織擴大的初步角色為中心。其觀察員和對話夥伴的大規模擴張表明後者。

在這種情況下，下一步行動將是所有觀察員和合作夥伴成為正式成員，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核心中亞利益是將繼續集中於其作為一個中俄合作與中亞的初步角色或擴大為更廣泛的歐亞安全組織。其觀察員和對話夥伴的大規模擴張表明後者更受青睞。在這種情況下，下一步行動將是所有觀察員和合作夥伴成為正式成員，並將上海合作組織的核心中亞利益重新定義為包括阿富汗。其與後 2014 年阿富汗有關的優先利益將包括建立南－北和東－西連結的安全風險和機會。歐盟隨後也可以成為這個新的上合組織的觀察者，以及隨後在地緣政治環境傾向於這種情況時加入正式成員資格。

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這種可能演變大部分重疊，自 2011 年以來，已經有一個非正式小組，專門討論 2014 年後阿富汗問題，在其第一次會議舉行之後被稱為伊斯坦堡進程，後來由哈薩克 2013 年 4 月在阿斯塔納舉行的第 3 次部長級會議又被稱為「亞洲之心」(Heart of Asia)。其成員體現了「歐亞人」的傳統概念，俄羅斯和土耳其加上阿富汗附近的所有亞洲國家，但沒有歐洲的參與。美國、歐盟和 7 個歐盟成員國家表示支持此一進程。如果它的操作意義發展，這個進程很可能成為一個特定目的的「大歐亞加二」建設。

自 1996 年成立以來，北極理事會(Arctic Council)在制度上得到加強，目前在挪威設有一個常設秘書處，同時人們日益認識到該區域在海運、能源生產和環境危害領域的挑戰和機會。它的成員包括北歐國家、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和更廣泛的觀察國。2013 年 5 月，它接納了 6 個新的非北極國家，作為永久觀察員，全部都來自大歐亞：中國、印度、義大利、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增加到其他 7 個歐盟成員國；因此也是具有「大歐亞加二」特徵的



特定目的的組織。

上面討論的許多基本的長期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不適合立即採取政治行動，但適合於跨大歐亞社會科學家的合作研究努力，因此是無法避免地緊密連結現狀的官方思想之前。2003 年，東協加三啟動了東亞智庫網(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 Tanks, NEAT)，以促進區域經濟整合。2007 年，東亞峰會在更廣泛的東協加六基礎上(即引進澳洲、紐西蘭和印度)成立了東協和東亞經濟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其連結到 16 個國家研究機構的網絡，研究目標涵蓋兩者 and 「二軌」外交。該等網絡類似於歐洲政策和研究所網絡(European Policy and Institute Network, EPIN)，它匯集了 35 個歐盟為基礎的智庫。

將研究社群和教育計劃一起帶進跨大歐亞應該被視為是朝向設計更大規範趨同的一步。如果今天的社會科學博士畢業生在大歐亞的學術環境中進行研究，則未來的領導者將在政治和安全規範的關鍵問題上走向更大的和諧道路。亞歐會議已經在朝這個方向邁出了一小步，總部設在新加坡創建了亞歐基金會(Asia Europe Foundation)，該基金負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文化領域的項目，目前由歐洲和亞洲的自願捐款資助每年約 3,00 萬歐元。基金會所處理的主題是一個更大，更具戰略意義倡議的良好基礎。但是，規模造成的問題是：目前是只有一個象徵性的活動，或者一個長期具有戰略意義的活動？

歐盟在歐洲創建一個大陸研究社群的經驗提供了一些參考點。歐盟的研究計劃目前每年的運行預算為 70 億歐元，涵蓋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項目選擇的先決條件是申請者必須是一個多國聯盟，而且這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將歐洲研究的努力從主要的國家計劃轉變為一個綜合的歐洲研究界。如果目標是在 20 至 30 年內實現一個大歐亞研究社群，它應該開始在該地區每年數億歐元的資金。大歐亞的智庫網絡可以加以建立，但這不應該冒創造性壟斷結構的風險。在歐盟的主要經驗教訓是透過持續競爭性招標項目而不是壟斷性的網絡結構，保持不同網絡或研究聯盟之間的競爭。



在教育倡議領域，近數十年來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大量的中國人在美國大學進行高等教育學習和研究。如果在大歐亞層級有一個重大倡議，那麼歐洲在伊拉斯莫斯(Erasmus)計劃方面的經驗就會產生一些參數。現在在歐盟的規範是大學生花一年離開他們的祖國學習。目前，伊拉斯莫斯計劃顯現每年有 230,000 名學生離家在 33 個國家以及 4,000 個合作大學，預算費用為 4.5 億歐元。一個稱為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Erasmus Mundus)的姐妹計劃將模型擴展到歐洲以外，但規模相對較小。

在基礎設施融資和發展方面，大歐亞地區有四個主要行為者：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總部設在阿拉木圖歐亞開發銀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EDB)，總部設在盧森堡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以及在倫敦的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世界銀行加入作為其中每一個的合作夥伴。尤有進者，中國還倡議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這些銀行之間在一些業務運作中有工作協調過程，但這可以更積極地結構化。然而，如果它們要有效地支持大歐亞整合，這些將必須克服重要的制度之間和制度內部的障礙。

大歐亞的核心領導小組的情況也可以考慮，雖然這些小組的任何正式化將遭到排除者的反對。一個方案是利用現有結構的將 20 國集團的大歐亞成員國，及其五個亞洲國家(中國、印度、印尼、日本和韓國)，兩個歐亞國家(俄羅斯和土耳其)，一個「新歐亞」國家(澳洲)和歐盟及其 20 國集團中 4 個成員國(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的優點。這可以在全體 20 國集團會議上舉行會外會議，議程項目與全體 20 國集團會議更相關。這樣的議程項目並不難想像，例如在大歐亞地區優惠貿易區和主要陸上運輸走廊的合理化，以及諸如教育和研究等領域的其他重大倡議，甚至在解決更困難的政治和安全主題。



陸、結論

「大歐亞」最具體的理由是建立在土地連接的現實基礎之上，這種現實意味「良品」(goods)和「劣品」(bads)的物理移動，包括貿易、旅遊、移民、毒品、流行病、犯罪和恐怖主義。所有這些議題都需要在大歐亞空間進行合作管理。但是，除此之外，大歐亞的各國政府和人民也共同參與思考它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性質方面的主要長期挑戰。這是一個廣泛的議程，包括諸如多極化和多邊主義、國家主權、國際法和後現代主義、安全共同體的建立、朝向先進經濟體的過渡、政治制度的演變，以及生活和精神哲學等各種問題。

關於如何在「大歐亞」層級來組織活動，任何建議都必須適應現有結構的現實，其特點是包括歐洲和亞洲的整合運動，以及主要的「歐洲—大西洋」和「亞洲—太平洋」的洲際結構。跨越超大陸土地的大歐亞整合，正是這些快速發展結構中缺少的要素。然而，建立一個可能重複或與多邊和區域組織存在競爭的偉大新結構，或許無法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可能偏好於一種進化途徑，一些現有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組織和一些以亞洲為中心的組織，未來將透過彼此的互惠開放選擇性地邁向歐亞化，此一進程已經浮現，但可以進一步推進。因此，該模型將是一種由重疊的組織和論壇組成的鬆散網絡。擴大和深化亞洲區域主義的激增倡議，未來將要求鞏固和合理化，並為大歐亞的展望提供可能是此一進程的一部分。

本文最後強調了歐亞廣大地區逐步整合的數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從歐洲與亞洲各自既有整合機制向對方擴展。迄今為止，最緊密擁抱大歐亞的論壇是亞歐會議，大歐亞可以建立在此之上，但需要認真審查和重新校準。它可能是歐洲人轉向亞洲的象徵。它應該更多地共同擁有，而不是過分依賴歐盟，為此，歐盟可以同意亞洲的請求設立聯合的秘書處。然後，亞歐會議應將其能量更多地集中在具體行動之上，而較少集



中於談判冗長的聲明，在可預見的未來，跨越此廣袤土地的相互連通問題是優先的事項。基於互連互通的優先考慮，中亞將需要被納入亞歐會議，因為中亞廣袤的領域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歐洲和亞洲對共同研究和教育倡議資助也應大幅度增加，包括對長期議題的研究。

東協正在努力推進其已經令人印象深刻的整合，目前已經開展了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 AC)。依據「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 2025 年願景」(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東協經濟共同體 2025 年願景」(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以及「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 2025 年願景」(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等三份藍圖，東協矢志將實現「以規則為基礎、以民為本」之東協共同體，朝「共同願景、共享認同」邁進，以落實「單一共同體」的目標。當如此為之時，將設定東協和歐盟之間的區域對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景象，以接管目前眾多的雙邊倡議。歐盟還應加強參與其他亞洲區域論壇，上述行動將是歐亞化的合理前置工作。

俄羅斯在積極參與許多亞洲政治倡議的同時，它是唯一沒有向任何重要的歐亞自由貿易區開放的主要經濟體，除了其建議的歐亞聯盟外，但歐亞聯盟只是經濟上的一小部分。相較之下，蒲亭稱之為從里斯本到海參崴的單一經濟空間是一個很好的範例。2012年1月1日啟動單一經濟空間的17項政府間協議，使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形成單一的商品、資本和勞力能夠自由流通的整合經濟空間。根據單一經濟空間的規定，取消三國之間的石油運輸費用。此為歐亞能源合作的範例。

信任是跨大歐亞整合的先決條件。此處，中國具有獨特的重要角色，其外部政策長期以「中國的和平崛起」旗幟投射力量。中國對發展的貢獻，主要在速度和有效性方面獲得了強大的聲譽，此在中亞有很明顯的證據，主要是其基礎建設項目。然而，令人欽羨的「和平崛起」目標，正在遭受由於在中國海的海洋邊界上強有力的行動而產生未知的變數，加上日本在海洋方面日益強硬的回應立場而更加前景不明。



如果中國的領導階層認為現在已經是成熟的時機，透過更多地利用國際法機制解決這些爭端，它將廣泛受到歡迎，透過和解的政治行動支持的時機，以緩和該等緊張局勢，這也將不得不涉及日本。該等問題的進展將與中國海洋形成積極的共鳴，代表整個大歐亞的強大的建立信任措施。一個大歐亞進程需要加以啟動，並宣布一個政治宣言，其中將有總括的規範內容和長期目標的草圖。



參考文獻

- “Creation of Eurasian Economic Space Could Save Russia-Ukraine Ties,” Sputniknews, 15 July,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607151043053983-eurasian-economic-space/>.
- “Hungary Battles to Keep Toxic Sludge from Polluting Danube,” The Guardian, 8 October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oct/07/hungary-sludge-spill-reaches-danube>.
- “Toxic Leak Threat to Chinese City,” BBC News, 23 November, 2005,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462760.stm>.
- Bluth, Christian, Free Trade from Lisbon to Vladivostok, “A Tool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Effects of a Free Trade Area between the EU and the Eurasian Region,” Focus Paper, Bertelsmann Stiftung, 2016, https://www.bertelsmann-stiftung.de/fileadmin/files/BSt/Publikationen/GrauePublikationen/NW_Focus_Paper_EU_Eurasia.pdf.
- Bocking, David, “Deutsch-chinesische Güterstrecke: Moin, moin, Weltwirtschaftslok,” Der Spiegel. Published August 2, 2013,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gueterverkehr-hamburg-begruesst-den-ersten-zug-aus-zhengzhou-a-914567.html>.
- Devlet, Nadir, When Russian Eurasianism Meets Turkey’s Eurasia, On Turkey, March 8, 2012.
- Dugin, Alexander,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London: Arktos, 2014).
- Emerson, Michael, and Evgeny Vinokurov, “Optimisation of Central Asian and Eurasian Trans-Continental Land Transport Corridor,” *EUCAM Working Paper*, No. 7, December 2009, http://fride.org/descarga/EUCAM_WP_Optimisation_Transport_Corridors_ENG_dec09.pdf.



- Engvall, Joh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Next in Line,” in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E. Cornell, eds., *Putin’s Grand Strategy: The Eurasian Un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4, pp. 110-121,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resources/1409GrandStrategy.pdf>.
- Gaens, Bart, “ASEM Enlargement,” in Bart Gaens ed., *The Future of Asia-Europe Meeting: Looking Ahead into ASEM’s Third Decade*, ASEM 2015, pp. 65-85, [http://www.aseminfo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5%20-%20Report%20-%20Future%20of%20the%20ASEM%20\(EAAS\).pdf](http://www.aseminfo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5%20-%20Report%20-%20Future%20of%20the%20ASEM%20(EAAS).pdf).
- Gundogan, Dilay, “Turkey Signs to a Joint Destiny with Shanghai,” Sabah. Published April 27, 2013, <http://english.sabah.com.tr/National/2013/04/27/turkey-signs-on-to-a-joint-destiny-with-shanghai>.
- Istanbul Process: A New Agenda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Heart of Asia,” ‘Heart of Asia’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Kabul 14 June 2012, Conference Declaration, http://www.ifrc.org/docs/IDRL/mfa_gov_af_en_news_10569.pdf.
- Linn, Johannes and David Tiomki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Eur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in Anders Aslund and Marek Dabrowski eds. *Europe after Enlar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16 September 2004,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32/1697.pdf>.
- Morris, Ia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 Ram, Harsha, "Imagining Eurasia: The Poetics and Ideology of Olzhas Suleimenov's AZiIA," *Slavic Review*, Vol. 60, No. 2 (July 2001), pp. 289-311.
- Sherr, James, "Ukraine: Door Closed?" in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E. Cornell, eds., *Putin's Grand Strategy: The Eurasian Un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th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4, pp. 122-132,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resources/1409GrandStrategy.pdf>.
- The EU-Russia Centre, "The EU-Russia Modernisation Partnership," *The EU-Russia Centre Review*, Issue 15, October 2010, http://www.eu-russia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08/10/EURC_review_XV_ENG.pdf.
- Titov, Alexander Sergeevich, Lev Gumilev, Ethnogenesis and Eurasianism, *Dissertation of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March 2005), <http://discovery.ucl.ac.uk/1446515/1/U602440.pdf>.
- Trenin, Dmitri, *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 details Russia's effor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pdf/book/post-imperium.pdf>.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Europe-Asia Road Safety Forum*, 4 - 6 December 2013, New Delhi, India. <http://www.unescap.org/events/europe-asia-road-safety-forum>.
- Verda, Matteo, "Trans-Eurasian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BAKU 2014, <http://sam.az/uploads/PDF/TRANS-EURASIAN%20INFORMATION%20SUPER%20HIGHWAY.pdf>.
- Vinokurov, Evgeny, "Emerging Eurasian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Trade, Investments and Infrastructure," *Working Paper for the Emerging Markets Forum*, Astana, September 2013.



70 「大歐亞」趨勢之探討：以「1H3W」為論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WB, *World Bank Declares Pause to Protect Indus Waters Treaty*,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2, 2016,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6/12/12/world-bank-declares-pause-protect-indus-water-treaty>.

Zenkovsky, Serge Alexander, *Pan-Turkism and Islam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A Study on the Trend of Greater Eurasia

Kuo-Hsiang S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Eurasian cooperation in a general way. Firs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interaction and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value of certain concepts of a Greater Eurasia, embracing the whole of Europe and Asia, called at times the Eurasian supercontinent. This is done in the four following sections, whose abbreviated titles are: Who? Why? What? How? This paper contention is that the idea of Greater Eurasia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as a remote fantasy but, recalling the first contact between the Roman and Han empire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strategic and long-term thinking.

Keywords:

Greater Eurasia, Eurasia Initiative, One Belt One Road, Eurasia Economic Community, Asia-Europe Meeting

